四庫全書

史部

史通目錄

史評類

內篇

卷一

六家第一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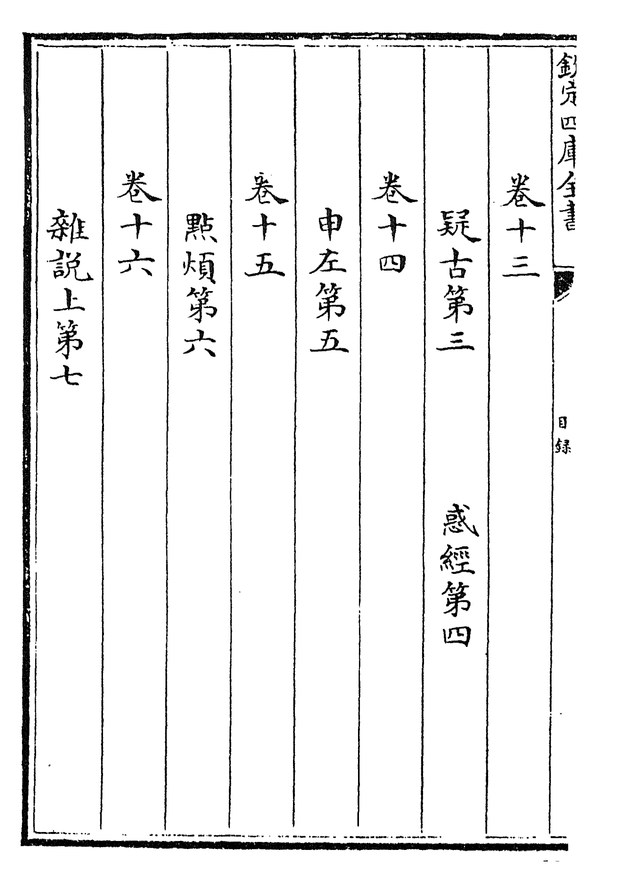
二體第二
載言第三
本紀第四
世家第五

列傳第六
卷三
表歴第七　書志第八
卷四
論賛第九　序例第十
題目第十一　斷限第十二
編次第十三　稱謂第十四
卷五

採撰第十五　載文第十六
補註第十七　因習上第十八
因習下第十九
卷六
言語第二十　浮詞第二十一
敘事第二十二
卷七
品藻第二十三　直書第二十四

曲筆第二十五　鑒識第二十六
探賾第二十七
卷八
模擬第二十八　書事第二十九
人物第三十
卷九
覈才第三十一　序傳第三十二
煩省第三十三

卷十
雜述第三十四　辨識第三十五
自叙第三十六
外篇
卷十一
史官建置第一
卷十二
古今正史第二



卷十三
疑古第三　惑經第四
卷十四
申左第五
卷十五
點煩第六
卷十六
雜說上第七

卷十七
雜說中第八
卷十八
雜說下第九
卷十九
五行志錯誤第十　五行志雜駮第十一
卷二十
暗惑第十二　忤時第十三

史通原序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修史皆如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都無幾驛徵入京専知史事仍遷秘書少監自惟歴事二主從官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晋朝稱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司其憂不遑

啓處嘗以載削餘暇商摧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旣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為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為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日久博采衆議爰定兹名凡為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于時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仲春之月也唐劉子玄撰

史通原序

劉子玄本名知幾楚州刺史胤之族孫也少與兄知柔俱以詞學知名弱冠舉進士授獲嘉主簿證聖年有制文武九品已上各言時政得失知幾上表陳四事詞甚切直是時官爵僭濫而法網嚴密士類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且以見意鳳閣侍郎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所不及也知幾長安中累遷左史兼修國史擢拜鳳閣舍人修史如故景龍

初再轉太子中允依舊修國史時侍中韋巨源紀處訥中書令楊再思兵部尚書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並監修國史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爲國史之弊蕭至忠又嘗責知幾著述無課知幾於是求罷史任奏記於至忠云云文載史通忤時至忠惜其才不許解史任宗楚客嫉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何地時知幾又著史通子二十卷備論史策之體太子右庶子徐堅深重其書嘗云居史職者宜置此書於座右知幾自負史才

常慨時無知已乃委國史於著作郎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十五卷譜考三卷推漢氏為陸終苗裔非堯之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自宣帝子楚孝王囂曾孫司徒居巢侯劉愷之後不承楚王元交皆按據明白正前代所誤雖為流俗所譏學者服其該博初知幾每云若得受封必以居巢為名以紹司徒舊邑後以修則天實録功果封居巢縣子又鄉人以知幾兄弟六人進士及第文學知名改其鄉里為高陽鄉居巢里景雲中累遷太子左

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仍依舊修國史加銀青光禄大夫時玄宗在東宫知幾以名音類上名乃改子玄二年皇太子將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子玄進議曰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為騑服魏晉以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車馬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眄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成賫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輙輕乘馬則為御

史所彈又顔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擐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沿草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已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

何者襃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韈而升鐙跣以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可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行組鏘鏘弈弈馳驟於風塵之内出入於旌棨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絓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云秘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危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按此圖是後人所為非當時所撰且

觀代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屩者閻立本畫明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佩用捨無常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

推揚今屬殿下親從齒冑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皇太子手令付外宣行仍編入令以為常式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修史如故九年長子貺為太樂令犯事配流子玄詣執政訴理上聞而怒之由是貶授安州都督府別駕子玄常知國史首尾二十餘年多所撰述甚為當時所稱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子玄曰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

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黄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柟斧斤終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爲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時人以爲知言子玄至安州無幾而卒年六十一自幼及長述作不倦朝有論著必居其職預修三教

珠英文館詞林姓族系録論孝經非鄭玄注老子無河
上公注修唐書實録皆行於代有集三十卷後數年玄
宗勅河南府就家寫史通以進讀而善之追贈汲郡太
守尋又贈工部尚書謚曰文兄知柔少以文學政事歷
荆揚曽益宋海唐等州長史刺史户部侍郎國子司業
鴻臚卿尚書右丞工部尚書東都留守卒贈太子少保
謚曰文代傳儒學之業嘗人以述作名其家子玄子貺
餗彚秩迅迥皆知名於時貺博通經史明天文律歷音

樂醫筭之術終於起居郎修國史撰六經外傳三十七卷續說苑十卷太樂令壁記三卷真人肘後方三卷天官舊事二卷餗右補闕集賢殿學士修國史著史例三卷傳記三卷樂府古題解一卷彙給事中尚書右丞左散騎常侍荆南長沙節度有集三卷秩給事中尚書右丞國子祭酒撰政典三十五卷止戈記七卷至德新議十二卷指要三卷論喪紀制度加籩豆許私鑄錢改制國學事各在本志迅右補闕撰六說五卷迥諫議大夫

給事中有集五卷貺子浹滋彙子賛滋貞元中位至宰輔賛觀察使自有傳

史通卷一

唐 劉知幾 撰

内篇

六家第一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搉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略陳其義列之於後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鈐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惟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

惟言地理洪範總述灾祥顧命都陳喪禮兹亦為例不純者也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刋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二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説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説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别録者也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迄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為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

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為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邵又録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為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準尚書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故事雖脱略而觀者不以為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剪截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元舒

所撰漢魏等篇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體制乃似孔氏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之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瑣語又有晉春秋

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非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按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

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隱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按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為本紀考其宗旨如昔春秋自是為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

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邱明孔子既著春秋而邱明授經作傳葢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傳也上傳去聲下傳平聲所以傳示來世案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内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

孔子云沒經傳不作于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為春秋後傳其書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為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為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為編年體依附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

元王邵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準焉

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邱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為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耀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

三傳之亞也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録而不序故即簡以為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為策謀因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删彼二家聚為一録號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四十餘年行事始衍

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為十卷今行於世者惟後語存焉按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邱明者當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録其行事因為九州春秋州為一篇合為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自魏都許洛二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為紀傳者則規模班

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為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

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乘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為名迨乎東京著書猶稱漢紀至梁武帝又勅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

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别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録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為異者唯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録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倣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為一科故以科録為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

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紀傳羣分皆以類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叙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為其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插雜言謂採世本國語國策等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録之煩者也況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録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遂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

宜深誡也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録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為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為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為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但不為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已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曰記三國曰志然

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紀周事終秦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紀年下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於是考茲六家商搉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而朴散淳銷時移世異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

史通卷一

史通卷二

唐 劉知幾 撰

内篇

二體第二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已下迄于周是為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略求諸備體固已闕如旣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

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張璠邱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唯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夫春秋者繫日月而為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于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為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儁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録其有賢如栁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

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麄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為短也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秩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荆軻並編此其所以為短

也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干寶著書乃盛譽邱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按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葢三分得其一耳邱明自知其略也故為國語以廣之然國語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向使邱明世為史官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真後漢之郭林宗黄叔度鼂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

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以文煩事博難為次序皆略而不書斯則可也必情有所恡不加刋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十二紀中將恐碎瑣多蕪闌單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覩網紀有别荀悅厭其迂闊又依左氏成書剪截班史篇纔三十歷代保之有踰本傳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紀宋書有徐沈而

分爲裴畧各有其美並行于世異夫令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載言第三

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葢桓文作霸糺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紀秦師敗績繆公誡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録此則言事有别斷可知矣逮左氏爲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

繹不倦覽諷忘疲至於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存恢
博文辭之記繁富為多是以賈誼鼂錯董仲舒東方朔
等傳唯止録言罕逢載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綱紀而隔
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閲之者有所懵然後史相承
不改其轍交錯紛擾古今是同按遷固列君臣於紀傳
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廣而言獨無録愚謂凡為史
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册誥令羣臣
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為制册章表書以

類區別他皆倣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韋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竊謂宜從古詩例斷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昔干寶議撰晉史以為宜準左邱明其臣下委曲仍為譜注于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所宜

草是用敢同有識爰立茲篇庶世之作者覩其利害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本紀第四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然遷

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讜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按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王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别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

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蓋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準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

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概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宏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書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國虛謚間廁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為魚貫又紀者既以編年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魏彥淵撰後魏書李百藥撰北齊書）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録（如彥淵帝紀載沙苑

之捷百樂帝紀述淮南之敗是也金為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為詳焉

世家第五

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為萬國當周之東遷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世分為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地稱名為世家按世家之為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如陳勝起自羣

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為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故而名實無準且諸侯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為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反坫又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唯以田完制名謂田完世家也求之人情孰謂其可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

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即位建元專制一國綿綿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官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纔經數世雖名班胙土（蜀本班下有爵字宋本無）而禮異人君必編為世家實同列傳而馬遷强加別録以類相從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漢知其若是釐草前非至如蕭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莩之屬並一槩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自兹已降

年將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揚益不賓終亦受屈中朝見稱僞主為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牓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主勅撰通史定為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得折中之規乎次有子顯齊書北編魏虜牛弘周史南記蕭詧考其傳體宜曰世家但今古著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冊湮沒不行班固之名相傳靡易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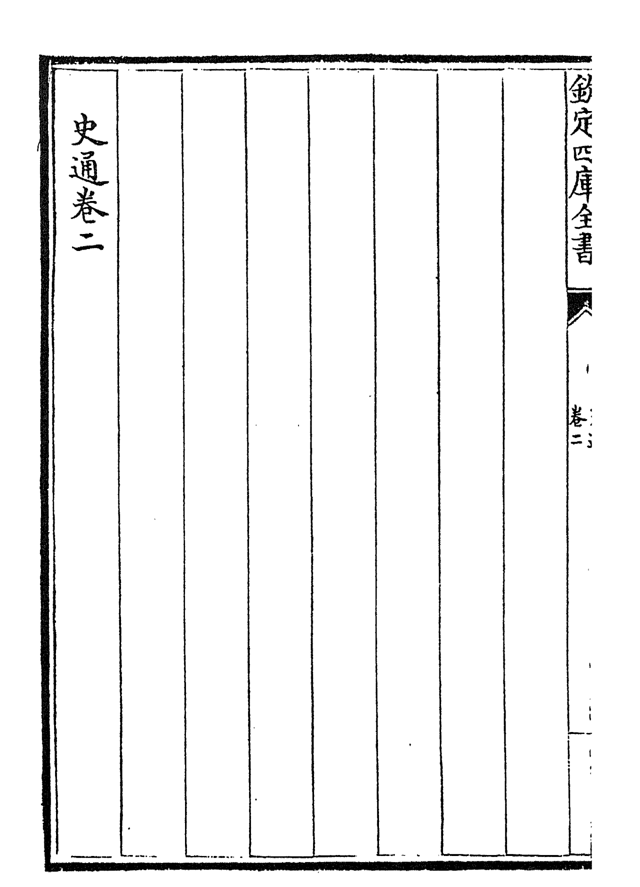
列傳第六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録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尋兹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為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曽不之怪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帝之與夏殷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

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似黄帝之蚩尤譬諸閏位容可列紀方之騈拇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析為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嫌夫紀傳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别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按范曄漢書紀后妃六宫其實傳也而謂之為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

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為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録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為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盧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都廢其同於古者惟有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為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顓臾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廁於朋

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為小蓋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邵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于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問死無異跡（異一作遺）用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傳班史安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没而不朽為難蓋為此也



史通卷二

史通卷三

唐　劉知幾　撰

內篇

表歷第七

蓋譜之建名起於周氏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正並效周譜此其證歟夫以表為文用述時事施彼譜歷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襃貶傳

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觀馬遷史記則不然夫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已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乎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既而班東二史（東謂東觀漢記）各相祖述迷而不悟無異逐狂必曲為

銓擇强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羣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如兩漢御歷四海成家公卿旣爲臣子王侯纔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又有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爲次何籍而爲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鵲

巢燕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剪截何斷而為限乎至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為注名目雖巧蕪累亦多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偽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長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於史漢羣篇其要為切者矣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帝昭洞紀陶弘景帝王歷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書志第八并序　天文志　藝文志　五行志　雜志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效禮經且紀傳之外有所不盡隻事片文於斯備録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東觀曰記華嶠曰典張勃曰録何法盛曰說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乗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於其編次則有前曰平準後云食貨古號河渠今稱溝洫析郊祀為宗廟分禮樂為威儀懸象出於天文郡國生於地理如斯變革

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恥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百官輿服謝拾孟堅之遺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魏收晚進宏以釋老斯則自我作故出乎胷臆求諸歴代不過一二者焉大抵志之為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虚張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亦有事應可書宜別標篇題音第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今略陳其義列於下云已上書志序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刋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撫而為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隷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晉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纔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歸不知紀極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切以國史所

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為志而論天象也但載其時彗孛氣祲薄食晦明裨竈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至如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坼晉相速禍星集頴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澒色著青蒼丹羲素魄之躔次黄道紫宫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刋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間惟有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録多合事宜寸有所

長賢於班馬遠矣（已上天文志）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别編爲藝文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謂天文志）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録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且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閲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既而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

占月會渾圖周髀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録中經秘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輟簡而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包衆作勒成二志騁其繁富百倍前修非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闊眉以半額者矣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沿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録皆鄴下文儒之士讐校之司所列

書名雖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於宋王得之矣已上藝文志

夫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麟鬬而日月食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壤又語曰太歲在丑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則知吉凶遞代如盈縮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且周王決疑龜焦著折宋皇誓衆竿壞幡亡梟止梁師之營鵬集賈生之舍斯皆妖災著象而福祿來

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為災見於春秋其事非一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谷遠應始皇卧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柱樹黄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蜮蝝螽震食崩坼隕雨霜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闊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侯螟螣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

禭或毛伯錫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旻穹垂譴厥罰安在探賾索隱其可略諸且史之記載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為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録況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解卷纔三十則知其言所略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必知其兆

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春秋成公元年二月無氷董仲舒以為其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札子殺召毛事在宣十五年非成公時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春秋昭公九年陳災董仲舒以為楚莊王為陳討夏徵舒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故致火災按楚莊王之滅陳在宣十一年如昭九年所滅者乃楚靈王時是非莊王卒恭王立恭王卒康王立康王卒夾敖立夾敖卒靈王立相去凡五世在五行志上卷中楚莊作覇荊國始僣稱王春秋桓公三年日有食之既京房易傳以為後楚莊稱王兼地千里按自武王始僣號熊文成繆三王始至於莊然則楚之稱王已四世矣何得言莊始稱哉又魯桓薨後世熊莊閔釐文者凡五君而楚莊作覇安有桓三年日食而應之邪高宗諒陰亳都實生

桑穀尚書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共生劉向以為殷道衰高宗承弊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按太戊崩其後嗣有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凡歷五世始至武丁即高宗是也桑穀自太戊時生非高宗事高又本不都於亳

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董仲舒以為成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後莫敢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按春秋成公十二月丁巳朔日食非是六月

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向以為是時公子遂專權三桓始世官向又曰嗣君微失柄來事之象也又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按此事乃文公未出不是僖公時也

遂即東門襄仲赤文公太子即惡也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胷懷或以前為後以虛為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鍾自云無覺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又品藻羣流題目庶類謂莒為大國菽為強草鷲著素色負蠜匪中國之蟲春秋莊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為蜚負蠜也劉向以為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是時莊取齊淫女為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按負蠜中國所生不獨出南越鸜鵒為夷狄之鳥春秋昭公二十五年鸜鵒來巢劉向以為夷狄之禽按鸜鵒中國皆有唯不踰濟水耳事見周官如斯詭妄不可殫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

編而為志不亦惑乎且每有敘一災推一怪董京之說前後相反桓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魯宋殺君易許田劉歆以為晉曲沃莊伯殺晉侯京房以為後楚莊稱王兼地千里也向歆之解父子不同莊公七年夜中星隕如雨劉向以為夜中者即中國也劉歆以為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劉向又以為蜮生南越劉歆以為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準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乎自漢中興已還迄于宋齊其間司馬彪臧榮緒沈約蕭子顯相承載筆竟志五行雖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慙

漢儒才劣班史凡所辨論務守常途既動遵繩墨故理絶河漢兼以古書從略求徵應者難該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後進所以事不精審也然則天道遼遠裨竈焉知日食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黄龍董養徵晉亂於蒼烏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虚發苟誌諸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虚説成此有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

墨者矣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何容易駟不及舌無為强著一言受嗤千載也已上五行志

或以為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有廣聞見難為删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觸類而長于何不録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首方足

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痾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悞此養生之尤急且身名並列親疎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為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輶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為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

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為工榷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可以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户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蹯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階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

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為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為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草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

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覩之者擅其博聞學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邛竹傳節蒟醬流味大宛輸其善馬蜀本作獻宋本作輸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于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竒名顯於職方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絶能言吾祖郯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諸

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别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爲宅世冑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革夷從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素族蜀本作貴宋本作素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盖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爲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録

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為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已上雜志

或問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纘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志多憑舊說茍世無其録則闕而不編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對曰按帝王建國本無恒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有三輔典近則隋有東都記於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宮闕名於北則有洛陽伽藍記

鄴都故事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譜牒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决録晉有摯虞姓族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方思殿格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自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羨土風厥類衆夥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為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窮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為志奚患無文譬夫涉海求魚登山採木至於鱗介脩短柯條巨細蓋在擇之而已苟為漁人匠者何慮山海之

貧罄哉

史通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通卷四五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康傑

史通卷四

唐 劉知幾 撰

内篇

論賛第九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讚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譔劉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

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則總歸論馬夫論者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搉叩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闊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徇筆端苟衒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册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泊無味承祚懦緩不

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兹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飾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玉卮無當曾何足云王劭志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仁斯之謂矣大

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省文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耳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萬石君之為父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祖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知也及後來讚語之作多録紀傳之言其有

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為再列馬遷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其意既而班固變為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尋述贊為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少理小者則張之以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也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絶失次

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蕭子顯 李百藥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為黷彌甚亦有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與議夫簡要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略陳梗槩一言以蔽之

序例第十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序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降逮史漢以記事為宗至於表志雜傳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可與誥誓相參風雅齊列矣逮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為始也嶠言辭簡質叙致温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

亞歟爰洎范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衒文彩後來所
作他皆若斯於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若乃
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
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為恥愧故上自晉宋下
及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為史之道以古傳今古
既有之今何為者濫觴肇跡容或可觀累屋重架無乃
太甚譬夫方朔始為客難續以賓戲解嘲枚乘首唱七
發加以七章七辨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厭

聞老生之恒說也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之無法
則上下靡定史之無例則是非莫準昔夫子修經始發
凡例左氏立傳顯其區域科條一辨彪炳可觀降及戰
國迄乎有晉年逾五百史不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
終絶唯令昇先覺遠述邱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
已下遂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為盛若沈宋之志序蕭
齊之序録雖皆以序為名其實例也必定其臧否徵其
善惡干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鸞詞煩而寡要子

顯雖文傷蹇躓而義甚優長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夫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異夫范依叔駿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葢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按唐朝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惟書於卷末依撿孝武崩後竟不言廟曰烈宗又按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撿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此並非言之難行之難也及

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宫不可為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𭥞惟録皇后者既為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之以后為傳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反失杯中之酒也至於題目失據襃貶多違斯並散在諸篇此可得而略矣

題目第十一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書檮杌志乘自漢已下其流漸繁大抵史名多以書記紀略

為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沿革相因循環遞習蓋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至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隋尚書陳壽王劭曰志何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好奇厭俗習舊捐新雖得稽古之宜未得從時之義推而論之其編年月者謂之紀列記傳者謂之書取順於時斯為最也夫名以定體為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按呂陸二氏呂不韋陸賈各著一書惟次篇章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魚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累

甚多而俱牓之以略考名責實奚其爽歟若乃史傳雜篇區分類聚隨事立號諒無恒規如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命章按外戚憑皇后以得名猶宗室因天子而顯稱也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為目尋其所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在子長史記别𠛱八書孟堅既以漢為書不可更標書號改書為志義在互文而何氏中興易志為記此則貴於革舊未見其能夫戰

爭方殷雄雌未決則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長必國史為傳宜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編漢籍董袁羣賊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惟東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為載記頼後來作者莫之遵効逮新晉始以十六國主持載記表名可謂擇善而行巧於師古者矣觀夫舊史列傳題卷靡恒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惟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衛諸葛傳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

張二公孫傳是也如此標格足為詳審至范曄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按孔目藥草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切以周易六爻義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解帶便令昭然滿目也自茲以降多師蔚宗魏收因之則又甚矣其有魏世隣國編於魏史者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中之以職官至如江東帝王則云僭晉司馬叡島夷

劉裕河西酋長則云私置涼州牧張寔私署涼王李暠此皆篇中所具又於卷首具列必如收意使其撰兩漢書三國志題諸盜賊傳亦當云僭西楚項羽偽寧朔王隗囂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其位號一二具言無所不盡也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謂滋章之甚者乎茍忘彼大體好兹小數難與議夫婉而成章一字以為褒貶者矣

斷限第十二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為始而云粤若稽古帝堯邱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為濫軼也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又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乎司馬氏按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

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留漢日表志所録乃盡
犧年舉一反三豈其若是膠柱調瑟不亦繆歟但固之
踳駁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途宋史則上括魏
朝隋書則仰包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
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為歎息當魏武乘時撥
亂電掃羣雄鋒鏑之所交綱羅之所及者蓋惟二袁劉
吕而已卓進鴟行弑燃臍就戮緫闗王室不涉覇圖而陳
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車

令之誅既不列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刋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讃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册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他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録金行上覊劉主魏刋水運下列高王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

胡故氏羌有録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偽比於羣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顔之甚邪又張李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横加編載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

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遂全寫禹貢
一篇降為後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牀上施牀徒有
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
所載惟録其章名如地理為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
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若夷狄本
係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槃瓠高句麗以
鱉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鬬徙居諸如此說者求之歷代
何書不有而作之者曽不知前撰已著而後修宜輟遂

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葢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為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他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之所聞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歴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之許也

編次第十三

昔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為遠近年世為前後用

使閲之者雁行魚貫皎然可尋至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間則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以之混淆冠屨於焉顛倒蓋可得而言者矣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惟人而已矣至於龜筴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筴所記全為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孟堅每一姓有傳多附出餘親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他部故博陸去病昆弟

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為二録至如元王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按其行事所載甚寡而能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起列藩向居劉末職纔卿士昭穆既疎家國又别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荆代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京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又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債尚曰周王君未繫頸且云秦國況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

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覩求之正朔不亦厚
誣當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
臣北面誠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兄亡弟及
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内登文叔於紀首事等
躋僖位先不宜夫東觀秉筆容或謟於當時後來所修
理當刊革者也蓋遂兎爭捷瞻烏靡定羣雄僭盜為我
驅除是以史傳所分眞偽有别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
之後隗囂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

牧次列先主以繼馬璋豈以蜀是偽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鵬鷃一也何大小之異哉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既不成君故不别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其流及秦之子嬰漢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為紀事不師古何滋章之甚與觀梁唐二朝撰齊隋兩史東昏猶在而遽列和年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原其意旨豈不以和為梁主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末元而尊中興顯

義寧而隱大業苟欲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載寧為格言寧一作未尋夫本紀所書資傳乃顯表志異體必不相涉舊史以表志之帙介於紀傳之間降及蔚宗肇加釐革沈魏繼作相與因循既而子顯齊書頴達隋史不依范例重遵班法蓋擇善而行何有遠近闕義不徙是吾憂也若乃先黄老而後六經後外戚而先夷狄老子與韓非並列賈誼將荀卿同編孫弘傳讚宜居宣武紀末宗廟迭毁枉入玄成傳中

如斯舛謬不可勝紀今畧其尤甚者耳故不復一二而詳之

稱謂第十四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云云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况復列之篇籍傳之不朽者耶昔夫子修春秋吳楚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襃貶之大體為前修之楷式也馬遷撰史記項羽僣盜而紀之曰王此則真偽莫分為後來所惑

者也自兹已降訛謬相因名諱所施輕重莫等至如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玄為目不其慢乎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為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也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挈大魏實居多二方之於上國亦猶秦繆楚莊

與文襄而並霸蜀昭烈主可比秦繆公吳大帝可比楚莊王逮作者之書事也乃没吳蜀號謚呼權備姓名謂魚豢孫盛等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續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羣盜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謚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加以王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古者天子廟號

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於兩漢名實相允今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慚德其為武王故陳壽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自晉以還竊號者非一如康穆兩帝劉蕭二明梁簡文兄弟兼謂孝元帝也齊武成昆季兼言宣孝昭也斯或承家之僻王或亡國之庸主不謚靈謬為幸已多猶曰祖宗孰云其可而史臣載削曾無辨明每有所書必存廟號何以申勸沮之義杜渝濫之源者乎又位乃人臣跡參王者如周之亶父季歷晉

之仲達師昭追尊建名比諸天子可也必若當塗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至如元氏起於邊朔一邊作沙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襲其虛號生則謂之帝死則謂之崩何異沐猴而冠腐鼠稱璞者矣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凖至若諸侯無謚者戰國已上謂之今王天子見黜者漢魏以後謂之少帝

周衰有共和之相楚殺有夾敖之主趙他而曰尉他英布而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寇賊則黃巾赤眉園綺友朋共云四皓奮建父子都稱萬石凡此諸名皆出於當代史臣編録無復弛張蓋取叶隨時不藉稽古及後來作者頗慕斯流亦時採新名列成篇題音第若王晉之十士寒儁沈宋之二凶索虜即其事也唯魏収遠不師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無所憲章其撰魏書也乃以平陽王為出帝司馬氏為僭晉桓劉已下通曰島夷夫以

諂壽則輕抑闕右黨魏則深誣江外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惟駭物昔漢世原涉大修墳墓乃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欲以繼跡京兆壽聲曹尹而人莫之肯從但云原氏阡而已故知事非允當難以遵行如收之茍立詭名不依故實雖復邦諸竹帛蜀本作形宋本作邦邪古與刑同終靡傳於諷誦也蜀本作罕宋本作靡抑又聞之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舊君已沒而致敬無改豈可等之凡庶便書之以名者乎近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

稱諱者若姬滿劉莊之類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之類是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之叙聖卿也而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李孟也止曰隗王得士習談漢主則謂昭烈為玄德習氏漢晉春秋以蜀為正統其編目叙事皆謂蜀先主為昭烈皇帝至於論中語則呼為玄德裴引魏室則目文帝為曹丕夫以淫亂之臣忽隱其諱淫謂董賢亂謂隗囂正朔之后反呼其名意好奇而輒為文逐韻而便作班固哀紀贊曰究欒董公惟亮天功隗囂公孫述傳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用捨之道其例無恒近代為史通多此失

上才猶且若是而況中庸者乎今略舉一隅以存標格云爾

史通卷四